四庫全書

史部

繹史卷一百三上

靈壁縣知縣馬驌撰

楊朱墨翟之言上　墨者並附

列子楊朱南之沛老明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梁而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教也楊朱不答至舍進涫漱巾櫛脱屨戸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夫子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教弟子欲請夫子辭行不閒是以不敢今夫子閒矣請問其過老

子曰而睢睢而盱盱而誰與居大白若辱盛徳若不足
楊朱蹵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家公執
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
席矣○注曰莊子云陽子居子居或楊朱之字又不與老子同時此寓言也但莊子釋文以為姓陽名戌字子居其說復異
莊子陽子居見老聃曰有人於此嚮疾彊梁物徹疏明
學道不勸如是者可比明王乎老聃曰是於聖人也胥
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且也虎豹之文來田猨狙之便

孰麋之狗来藉如是者可比明王乎陽子居𧨰然曰敢問明王之治老聃曰明王之治功盖天下而似不自己化貸萬物而民弗恃有莫舉名使物自喜立乎不測而遊於無有者也○盖亦寓言

列子楊朱曰太古之事滅矣孰志之哉三皇之事若存若亡五帝之事若覺若夢三王之事或隱或顯億不識一當身之事或聞或見萬不識一目前之事或存或廢千不識一太古至于今日年數固不可勝紀伏羲已来

三十餘萬歲賢愚好醜成敗是非無不消滅但遲速之閒耳矜一時之毀譽以焦苦其神形要死後數百年中餘名豈足潤枯骨何生之樂哉　楊朱曰人肖天地之類懷五常之性有生之最靈者人也人者爪牙不足以供守衛肌膚不足以自捍禦趨走不足以逃利害無毛羽以禦寒暑必將資物以為養性任智而不恃力故智之所貴存我為貴力之所賤侵物為賤然身非我有也既生不得不全之物非我有也既有不得而去之身固

生之主物亦養之主雖全生身不可有其身雖不去物不可有其物有其物有其身是横私天下之身横私天下之物其惟聖人乎公天下之身公天下之物其惟至人矣此之謂至至者也　楊朱曰生民之不得休息為四事故一為壽二為名三為位四為貨有此四者畏鬼畏人畏威畏刑此之謂遁人也可殺可活制命在外不逆命何羡壽不矜貴何羡名不要勢何羡位不貪富何羡貨此之謂順民也天下無對制命在内故語有之曰

人不婚宦情欲失半人不衣食君臣道息周諺曰田父可坐殺晨出夜入自以性之恒啜菽茹藿自以味之極肌肉粗厚筋節䅦急一朝處以柔毛綈幕薦以粱肉蘭橘心痟體煩內熱生病矣商魯之君與田父侔地則亦不盈一時而憊矣故野人之所安野人之所美謂天下無過者昔者宋國有田夫常衣縕黂僅以過冬暨春東作自曝於日不知天下之有廣廈隩室綿纊狐貉顧其妻曰負日之暄人莫知者以獻吾君將有重賞里之富

室告之曰昔人有美戎菽甘枲莖芹萍子者對鄉豪稱之鄉豪取而嘗之蜇於口慘於腹衆哂而怨之其人大慙子此類也　楊朱曰豐屋美服厚味姣色有此四者何求於外有此而求外者無厭之性無厭之性陰陽之蠧也忠不足以安君適足以危身義不足以利物適足以害生安上不由於忠而忠名滅焉利物不由於義而義名絶焉君臣皆安物我兼利古之道也　楊朱曰天下之美歸之舜禹周孔天下之惡歸之桀紂然而舜耕

於河陽陶於雷澤四體不得暫安口腹不得美厚父母之所不愛弟妹之所不親行年三十不告而娶及受堯之禪年已長智已衰商鈞不才禪位於禹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人之窮毒者也鯀治水土績用不就殛諸羽山禹纂業事讎惟荒土功子產不字過門不入身體偏枯手足胼胝及受舜禪卑宮室美紱冕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人之憂苦者也武王既終成王幼弱周公攝天子之政召公不說四國流言居東三年誅兄放弟僅免

其身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人之危懼者也孔子明帝王之道應時君之聘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受屈於季氏見辱於陽虎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人之遑遽者也凡彼四聖者生無一日之歡死有萬世之名名者固非實之所取也雖稱之弗知雖賞之弗知與株塊無以異矣桀藉累世之資居南面之尊智足以距羣下威足以震海内恣耳目之娛窮意慮之所為熙熙然以至於死此天民之逸蕩者也紂亦藉累世之

資居南面之尊威無不行志無不從肆情於傾宮縱欲於長夜不以禮義自苦熙熙然以至於誅此天民之放縱者也彼二凶也生有從欲之歡死被愚暴之名實者固非名之所與也雖毀之不知雖稱之弗知此與株塊奚以異矣彼四聖雖美之所歸苦以至終同歸於死矣彼二凶雖惡之所歸樂以至終亦同歸於死矣　楊朱曰原憲窶於魯子貢殖於衛原憲之窶捐生子貢之殖累身然則窶亦不可殖亦不可其可焉在曰可在樂生

可在逸身故善樂生者不窶善逸身者不殖　楊朱曰

古語有之生相憐死相捐此語至矣相憐之道非唯情也勤能使逸饑能使飽寒能使温窮能使達也相捐之道非不相哀也不含珠玉不服文錦不陳犧牲不設明器也晏平仲問養生於管夷吾管夷吾曰肆之而已勿壅勿閼晏平仲曰其目奈何夷吾曰恣耳之所欲聽恣目之所欲視恣鼻之所欲向恣口之所欲言恣體之所欲安恣意之所欲行夫耳之所欲聞者音聲而不得聽

謂之閼聰目之所欲見者美色而不得視謂之閼明鼻之所欲向者椒蘭而不得嗅謂之閼顫口之所欲道者是非而不得言謂之閼智體之所欲安者美厚而不得從謂之閼適意之所欲為者放逸而不得行謂之閼性凡此諸閼廢虐之主去廢虐之主熙熙然以俟死一日一月一年十年吾所為養拘此廢虐之主録而不舍戚戚然以至久生百年千年萬年非吾所謂養管夷吾曰吾既告子養生矣送死奈何晏平仲曰送死畧矣將何

以告馬管夷吾曰吾固欲聞之平仲曰既死豈在我哉焚之亦可沉之亦可瘞之亦可露之亦可衣薪而棄諸溝壑亦可袞衣繡裳而納諸石椁亦可唯所遇焉管夷吾顧謂鮑叔黄子曰生死之道吾二人進之矣　楊朱曰百年壽之大齊得百年者千無一焉設有一者孩抱以逮昏老幾居其半矣夜眠之所弭晝覺之所遺又幾居其半矣痛疾哀苦亡失憂懼又幾居其半矣量十數年之中逌然而自得無介焉之慮者亦無一時之中爾

則人之生也奚為哉奚樂哉為美厚爾為聲色爾而美厚復不可常厭足聲色不可常翫聞乃復為刑賞之所禁勸名法之所進退遑遑爾競一時之虛譽規死後之餘榮偊偊爾慎耳目之觀聽惜身意之是非徒失當年之至樂不能自肆於一時重囚纍梏何以异哉太古之人知生之暫來知死之暫往故從心而動不違自然所好當身之娛非所去也故不為名所勸從性而遊不逆萬物所好死後之名非所取也故不為刑所及名譽先

後年命多少非所量也　楊朱曰萬物所異者生也所同者死也生則有賢愚貴賤所以異也死則有臭腐消滅是所同也雖然賢愚貴賤非所能也臭腐消滅亦非所能也故生非所生死非所死賢非所賢愚非所愚貴非所貴賤非所賤然而萬物齊生齊死齊賢齊愚齊貴齊賤十年亦死百年亦死仁聖亦死凶愚亦死生則堯舜死則腐骨生則桀紂死則腐骨一矣孰知其異且趣當生奚遑死後　楊朱曰伯夷非亡欲矜清之郵以放

餓死展季非亡情矜貞之郤以放寡宗清貞之誤善之若此　楊朱曰行善不以為名而名從之名不與利期而利歸之利不與爭期而爭及之故君子必慎為善

楊朱曰利出者實及怨往者害來發於此而應於外者唯請是故賢者慎所出

說苑楊子曰事之可以之貧可以之富者其傷行者也事之可以之生可以之死者其傷勇者也僕子曰楊子智而不知命故其知多疑語曰知命者不惑晏嬰是也

列子楊朱之友曰季梁季梁得疾七日大漸其子環而泣之請醫季梁謂楊朱曰吾子不肖如此之甚汝奚不為我歌以曉之楊朱歌曰天其弗識人胡能覺匪祐自天弗孼由人我乎汝乎其弗知乎醫乎巫乎其知之乎其子弗曉終謁三醫一曰矯氏二曰俞氏三曰盧氏診其所疾矯氏謂季梁曰汝寒溫不節虛實失度病由饑飽色慾精慮煩散非天非鬼雖漸可攻也季梁曰衆醫也亟屏之俞氏曰女始則胎氣不足乳湩有餘病非一

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漸矣弗可已也季梁曰良醫也且食之盧氏曰汝疾不由天亦不由人亦不由鬼禀生受形既有制之者矣亦有知之者矣藥石其如汝何季梁曰神醫也重貺遣之俄而季梁之疾自瘳　楊布問曰有人於此年兄弟也言兄弟也才兄弟也貌兄弟也而壽夭父子也貴賤父子也名譽父子也愛憎父子也吾惑之楊子曰古之人有言吾嘗識之将以告若不知所以然而然命也今昏昏昧昧紛紛若若随所為随

所不為日去日来孰能知其故皆命也夫信命者亡壽
夭信理者亡是非信心者亡逆順信性者亡安危則謂
之都亡所信都亡所不信真矣慤矣奚去奚就奚哀奚
樂奚為奚不為黄帝之書云至人居若死動若械亦不
知所以居亦不知所以不居亦不知所以動亦不知所
以不動亦不以衆人之觀易其情貌亦不謂衆人之不
觀不易其情貌獨往獨来獨出獨入誰能礙之墨𡰪單
至嘽咺憋懯四人相與遊於世胥如志也窮年不相知

情自以智之深也巧佞愚直婩斫便辟四人相與遊於世胥如志也窮年而不相語術自以巧之微也繆忬情露謇極凌誶四人相與遊於世胥如志也窮年不相曉悟自以為才之得也眠娗諈諉勇敢怯疑四人相與遊於世胥如志也窮年不相讁發自以行無戾也多偶自專乘權隻立四人相與遊於世胥如志也窮年不相顧眄自以時之適也此衆態也其貌不一而咸之於道命所歸也佹佹成者俏成也初非成也佹佹敗者俏敗者

也初非敗也故迷生於俏俏之際昧然於俏而不昧然則不駭外禍不喜內福隨時動隨時止智不能知也信命者於彼我無二心於彼我而有二心者不若掩目塞耳背坂面隍亦不隧仆也故曰死生自命也貧窮自時也怨夭折者不知命者也怨貧窮者不知時者也當死不懼在窮不戚知命安時也其使多智之人量利害料虛實度人情得亦中亡亦中其少智之人不量利害不料虛實不度人情得亦中亡亦中量與不量料與不料

度與不度奚以異唯無所量無所不量則全而亡喪亦非知全亦非知喪自全也自亡也自喪也　楊朱見梁王言治天下如運諸掌梁王曰先生有一妻一妾而不能治三畝之園而不能芸而言治天下如運諸掌何也對曰君見其牧羊者乎百羊而羣使五尺童子荷箠而隨之欲東而東欲西而西使堯牽一羊舜荷箠而隨之則不能前矣且臣聞之吞舟之魚不游枝流鴻鵠高飛不集汙池何則其極遠也黄鍾大吕不可從煩奏之舞

何則其音踈也將治大者不治細成大功者不成小此之謂矣　孟孫陽問楊子曰有人於此貴生愛身以蘄不死可乎曰理無不死以蘄久生可乎曰理無久生生非貴之所能存身非愛之所能厚且久生奚為五情好惡古猶今也四體安危古猶今也世事苦樂古猶今也變易治亂古猶今也既聞之矣既見之矣既更之矣百年猶厭其多況久生之苦也乎孟孫陽曰若然速亡愈於久生則踐鋒刃入湯火得所志矣楊子曰不然既生

則廢而任之究其所欲以俟於死將死則廢而任之究其所之以放於盡無不廢無不任何遽遲速於其閒乎

楊朱曰伯成子髙不以一毫利物舍國而隱耕大禹不以一身自利一體偏枯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禽子問楊朱曰去子體之一毛以濟一世汝為之乎楊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濟禽子曰假濟為之乎楊子弗應禽子出語孟孫陽孟孫陽曰子不達夫

子之心吾請言之有侵若肌膚獲萬金者若爲之乎曰爲之孟孫陽曰有斷若一節得一國子爲之乎禽子默然有閒孟孫陽曰一毛微於肌膚肌膚微於一節省矣然則積一毛以成肌膚積肌膚以成一節一毛固一體萬分中之一物奈何輕之乎禽子曰吾不能所以答子然則以子之言問老聃關尹則子言當矣以吾言問大禹墨翟則吾言當矣孟孫陽因顧與其徒說他事　楊子之鄰人亡羊既率其黨又請楊子之豎追之楊子曰

嘻亡一羊何追之者衆鄰人曰多歧路既反問獲羊乎曰亡之矣曰奚亡之曰歧路之中又有歧焉吾不知所之所以反也楊子戚然變容不言者移時不笑者竟日門人怪之請曰羊賤畜又非夫子之有而損言笑者何哉楊子不答門人不獲所命弟子孟孫陽出以告心都子心都子他日與孟孫陽偕入而問曰昔者有昆弟三人游齊魯之間同師而學進仁義之道而歸其父曰仁義之道若何伯曰仁義使我愛身而後名仲曰仁義使

我殺身以成名叔曰仁義使我身名竝全彼三術相反
而同出於儒孰是孰非邪楊子曰人有濱河而居者習
於水勇於泅操舟鬻渡利供百口裹糧就學者成徒而
溺死者幾半本學泅不學溺而利害如此若以為孰是
孰非心都子嘿然而出孟孫陽讓之曰何吾子問之迂
夫子答之僻吾惑愈甚心都子曰大道以多歧亡羊學
者以多方喪生學非本不同非本不一而末異若是唯
歸同反一為亡得喪子長先生之門習先生之道而不

達先生之況也哀哉　楊朱遊於魯舍於孟氏孟氏問曰人而已矣奚以名為曰以名者為富既富矣奚不已焉曰為貴既貴矣奚不已焉曰為死既死矣奚為焉曰為子孫名奚益於子孫曰名乃苦其身燋其心乘其名者澤及宗族利兼鄉黨況子孫乎凡為名者必廉廉斯貧為名者必讓讓斯賤曰管仲之相齊也君淫亦淫君奢亦奢志合言從道行國霸死之後管氏而已田氏之相齊也君盈則已降君歛則已施民皆歸之因有齊國

子孫享之至今不絶若實名貧偽名富曰實無名名無實名者偽而已矣昔者堯舜偽以天下讓許由善卷而不失天下享祚百年伯夷叔齊實以孤竹君讓而終亡其國餓死於首陽之山實偽之辨如此其省也　楊朱過宋東之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楊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楊朱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莊

子有　楊朱之弟曰布衣素衣而出天雨解素衣衣緇衣而反其狗不知迎而吠之楊布怒將扑之楊朱曰子無扑矣子亦猶是也嚮者使汝狗白而往黑而來豈能無怪哉　已上楊朱

史記蓋墨翟宋之大夫善守禦為節用或曰竝孔子時或曰在其後　漢書墨家墨子七十一篇○墨子無善本莫可雠正讀者意會之可矣

墨子親士　入國而不存其士則亡國矣見賢而不急則緩其君矣非賢無急非士無與慮國緩賢忘士而能以其

國存者未曾有也昔者文公出走而正天下桓公去國
而霸諸侯越王勾踐遇吳王之醜而尚攝中國之賢君
三子之能達名成功於天下也皆於其國抑而大醜也
太上無敗其次敗而有以成此之謂用民吾聞之曰非
無安居也我無安心也非無足財也我無足心也是故
君子自難而易彼衆人自易而難彼君子進不敗其志
内究其情雖雜庸民終無怨心彼有自信者也是故爲
其所難者必得其所欲焉未聞爲其所欲而免其所惡

者也是故偪臣傷君諂下傷上君必有弗弗之臣上必有詻詻之下分議者延延而支苟者詻詻焉可以長生保國臣下重其爵位而不言近臣則喑遠臣則唫怨結於民心諂諛在側善議障塞則國危矣桀紂不以其無天下之士邪殺其身而喪天下故曰歸國寶不若獻賢而進士今有五錐此其銛銛者必先挫有五刀此其錯錯者必先靡是以甘井近竭招木近伐靈龜近灼神蛇近暴是故比干之殪其抗也孟賁之殺其勇也西施之

沉其美也吳起之裂其事也故彼人者寡不死其所長故曰太盛難守也故雖有賢君不愛無功之臣雖有慈父不愛無益之子是故不勝其任而處其位非此位之人也不勝其爵而處其祿非此祿之主也良弓難張然可以及高入深良馬難乘然可以任重致遠良才難令然可以致君見尊是故江河不惡小谷之滿已也故能大聖人者事無辭也物無違也故能為天下器是故江河之水非一源也千鎰之裘非一狐之白也夫惡有同

方取不取同而已者乎蓋非兼王之道也是故天地不昭昭大水不潦潦大火不燎燎王德不堯堯者乃千人之長也其直如矢其平如砥不足以覆萬物是故谿狹者速涸逝淺者速竭墝埆者其地不育王者淳澤不出宮中則不能流國矣

尚賢

子墨子言曰古者王公大臣為政於國家者皆欲國家之富人民之衆刑政之治然而不得富而得貧不得衆而得寡不得治而得亂則是本失其所欲得其所惡是其故何也子墨子言曰是在

王公大臣為政於國家者不能以尚賢事能為政也是故國有賢良之士衆則國家之治厚賢良之士寡則國家之治薄故大臣之務將在於衆賢而已曰然則衆賢之術將奈何哉子墨子言曰辟若欲衆其國之善射御之士者必將富之貴之敬之譽之然後國之善射御之士將可得而衆也况又有賢良之士厚乎德行辯乎言談博乎道術者乎此固國家之珍而社稷之佐也亦必且富之貴之敬之譽之然後國之良士亦將可得而衆

也是故古者聖王之為政言曰不義不富不義不貴不義不親不義不近是以國之富貴人聞之皆退而謀曰始我所恃者富貴也今上舉義不辟貧賤然則我不可不為義親者聞之亦退而謀曰始我所恃者親也今上舉義不辟親疏然則我不可不為義近者聞之亦退而謀曰始我所恃者近也今上舉義不辟近然則我不可不為義遠者聞之亦退而謀曰我始以遠為無恃今上舉義不辟遠然則我不可不為義逮至遠鄙郊外之臣

門庭庶子國中之衆四鄙之萌人聞之皆競爲義是其故何也曰上之所以使下者一物也下之所以事上者一術也辟之富者有高牆深宫牆立既謹上爲鑿一門有盗人入闔其自入而求之盗其無自出是其故何也則上得要也故古者聖王之爲政列德而尚賢雖在農與工肆之人有能則舉之高予之爵重與之禄任之以事斷予之令曰爵位不高則民弗敬蓄禄不厚則民不信政令不斷則民不畏舉三者授之賢者非爲賢賜也

欲其事之成故當是時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勞殿賞量功而分祿故官無常貴而民無終賤有能則舉之無能則下之舉公義辟私怨此若言之謂也故古者堯舉舜於服澤之陽授之政天下平禹舉益於陰方之中授之政九州成湯舉伊尹於庖廚之中授之政其謀得文王舉閎夭泰顛於罝罔之中授之政西土服故當是時雖在於厚祿尊位之臣莫不敬懼而施雖在農與工肆之人莫不競勸而尚意故士者所以為輔相承嗣也故

得士則謀不困體不勞名立而功業彰而惡不生則由得士也是故子墨子言曰得意賢士不可不舉不得意賢士不可不舉尚欲祖述堯舜禹湯之道將不可不以尚賢夫尚賢者政之本也　今王公大人有一牛羊之財不能殺必索良宰有一衣裳之財不能制必索良工當王公大人之於此也雖有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實知其不能也不使之也是何故恐其敗財也當王公大人之於此也則不失尚賢而使能王公大人

有一罷馬不能治必索良醫有一危弓不能張必索良工當王公大人之於此也雖有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實知其不能也必不使是何故恐其敗財也當王公大人之於此也則不失尚賢而使能逮至其國家則不然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則舉之則王公大人之親其國家也不若其親一危弓罷馬衣裳牛羊之財與我以此知天下之士君子皆明於小而不明於大也此譬猶瘖者而使為行人聾者而

使為樂師是故古之聖王之治天下也其所富其所貴未必王公大人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也尚同子

墨子言曰古者民始生未有刑政之時蓋其語人異義是以一人則一義二人則二義十人則十義其人茲衆其所謂義者亦茲衆是以人是其義以非人之義故交相非是也以內者父子兄弟作怨惡離散不能相和合天下之百姓皆以水火毒藥相虧害至有餘力不能以相勞腐列餘財不以相分隱匿良道不以相教天下之

亂若禽獸然夫明虖天下之所以亂者生於無政長是故選天下之賢可者立以為天子天子立以其力為未足又選擇天下之賢可者置立之以為三公天子三公既已立以天下為博大遠國異土之民是非利害之辯不可一二而明知故畫分萬國立諸侯國君諸侯國君既以立以其力為未足又選擇其國之賢可者置立之以為正長正長既已具天子發政於天下之百姓言曰聞善而不善皆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

皆非之上有過則規諫之下有善必傍薦之上同而不下比者此上之所賞而下之所譽也意若聞善而不善不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弗能是上之所非弗能非上有過弗規諫下有善弗傍薦下比不能上同者此上之所罰而百姓所毁也上以此為賞罰甚明察以審信是故里長者里之仁人也里長發政里之百姓言曰聞善而不善必以告其鄉長鄉長之所是必皆是之鄉長之所非必皆非之去若不善言學鄉長之善言去若不善行

學鄉長之善行則鄉何說以亂哉察鄉之所以治者何
也鄉長惟能壹同鄉之義是以鄉治也鄉長者鄉之仁
人也鄉長發政鄉之百姓言曰聞善而不善者必以告
國君國君之所是必皆是之國君之所非必皆非之去
若不善言學國君之善言去若不善行學國君之善行
則國何說以亂哉察國之所以治者何也國君惟能壹
同國之義是以國治也國君者國之仁人也國君發政
國之百姓言曰聞善而不善必以告天子天子之所是

皆是之天子之所非皆非之去若不善言學天子之善
言去若不善行學天子之善行則天下何說以亂哉察
天下之所以治者何也天子惟能壹同天下之義是以
天下以治也天下之百姓皆上同於天一而不上同於
天則菑猶未去也今若天飄風苦雨溱溱而至者此天
之所以罰百姓之不同上於天者也是故子墨子言曰
古者聖王為五刑請以治其民辟若絲縷之有紀罔罟
之有綱所連收天下之百姓不尚同其上者也 辯過子

墨子曰古之民未知為宮時就陵阜以居穴而處下潤溼傷民故聖王作為宮室為宮室之法曰高足以辟潤溼邊足以圉風寒上足以待雪霜雨露宮墻之高足以別男女之禮謹此則止費財勞力不加利者不為也是故聖王作為宮室便於生不以為觀樂也作為衣服帶履便於身不以為辟怪也故節於身誨於民是以天下之民可得而治財用可得而足當今之主其為宮室則與此異矣必厚作斂於百姓暴奪民衣食之財以為宮

室臺榭曲直之望青黄刻鏤之飾為宫室若此故左右皆象法之是以其財不足以待凶饑賑孤寡故國貧而民難治也君實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也當為宫室不可不節古之民未知為衣服時衣皮帶茭冬則不輕而温夏則不輕而凊聖王以為不中人之情故作誨婦人治役修絲麻捆布絹以為民衣為衣服之法冬則練帛之中足以為輕且凊謹此則止故聖人為衣服適身體和肌膚而足矣非榮耳目而觀愚民也當是之時堅車

良馬不知貴也刻鏤文采不知喜也何則其所道之然故民衣食之財家足以待旱水凶饑者何也得其所以自養之情而不感於外也是以其民儉而易治其君用財節而易贍也府庫實滿足以待不然兵革不頓士民不勞足以征不服故霸王之業可行於天下矣當今之主其為衣服則與此異矣冬則輕煖夏則輕凊皆已具矣必厚作斂於百姓暴奪民衣食之財以為錦繡文采靡曼之衣鑄金以為鉤珠玉以為珮女工作文采男工

作刻鏤以爲身服此非云益煗之情也單財勞力畢歸之於無用以此觀之其爲衣服非爲身體皆爲觀好是以其民淫僻而難治其君奢侈而難諫也夫以奢侈之君御好淫僻之民欲用無亂不可得也君實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當爲衣服不可不節古之民未知爲飲食時素食而分處故聖人作誨男耕稼樹藝以爲民食其爲食也足以增氣充虛彊體適腹而已矣故其用財節其自養儉民富國治今則不然厚作歛於百姓以爲美

食芻豢蒸炙魚鼈大國累百器小國累十器前方丈目不能遍視手不能遍操口不能遍味冬則凍冰夏則飾饐人君為飲食如此故左右象之是以富貴者奢侈孤寡者凍餒欲無亂不可得也君實欲天下治而惡其亂當為食飲不可不節古之民未知為舟車時重任不移遠道不至故聖王作為舟車以便民之事其為舟車也全固輕利可以任重致遠其為用財少而為利多是以民樂而利之故法令不急而行民不勞而上足用故民

歸之當今之王其為舟車與此異矣全固輕利皆已具必厚作斂於百姓以飾舟車飾車以文采飾舟以刻鏤女子廢其紡織而修文采故民寒男子離其耕稼而修刻鏤故民饑人君為舟車若此故左右象之是以其民饑寒並至故為姦衺多則刑罰深刑罰深則國亂君實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當為舟車不可不節凡回於天地之閒包於四海之内天壤之情陰陽之和莫不有也雖至聖不能更也何以知其然聖人有傳天地也則曰

上下四時也則曰陰陽人情也則曰男女禽獸也則曰
牡牝雄雌也真天壤之情雖有先王不能更也雖上世
至聖必蓄私不以傷行故民無怨宫無拘女故天下無
寡夫内無拘女外無寡夫故天下之民衆當今之君其
蓄私也大國拘女累千小國累百是以天下之男多寡
無妻女多拘無夫男女失時故民少君實欲民之衆而
惡其寡當蓄私不可不節凡此五者聖人之所儉節也
小人之所淫泆也儉節則昌淫泆則亡此五者不可不

節夫婦節而天地和風雨節而五穀熟衣服節而肌膚和

兼愛

聖人以治天下為事者也必知亂之所自起焉能治之不知亂之所自起則不能治辟之如醫之攻人之疾者然必知疾之所自起焉能攻之不知疾之所自起則弗能攻治亂者何獨不然必知亂之所自起焉能治之不知亂之所自起則弗能治聖人以治天下為事者也不可不察亂之所自起當察亂何自起起不相愛臣子之不孝君父所謂亂也子自愛不愛父故虧父而

自利弟自愛不愛兄故虧兄而自利臣自愛不愛君故虧君而自利此所謂亂也雖父之不慈子兄之不慈弟君之不慈臣此亦天下之所謂亂也父自愛也不愛子故虧子而自利兄自愛也不愛弟故虧弟而自利君自愛也不愛臣故虧臣而自利是何也皆起不相愛雖至天下之為盜賊者亦然盜愛其室不愛其異室故竊異室以利其室賊愛其身不愛人故賊人以利其身此何也皆起不相愛雖至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

亦然大夫各愛家不愛異家故亂異家以利家諸侯各
愛其國不愛異國故攻異國以利其國天下之亂物具
此而已矣察此何自起皆起不相愛若使天下兼相愛
人若愛其身惡施不孝猶有不慈者乎視子弟與臣若
其身惡施不慈不慈不孝亡猶有盜賊乎故視人之室
若其室誰竊視人之身若其身誰賊故盜賊有無猶有
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乎視人家若其家誰
亂視人國若其國誰攻故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

國者亡有若使天下兼相愛國與國不相攻家與家不相亂盜賊無有君臣父子皆能慈孝若此則天下治故聖人以治天下為事者惡得不禁惡而勸愛故天下兼相愛則治相惡則亂故子墨子曰不可以不勸愛人者此也　子墨子言曰仁人之事者必務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然當今之時天下之害孰為大曰若大國之攻小國也大家之亂小家也彊之劫弱衆之暴寡詐之謀愚貴之敖賤此天下之害也又與為人君者之不

惠也臣者之不忠也父者之不慈也子者之不孝也此又天下之害也又與今人之賤人執其兵刃毒藥水火以交相虧賊此又天下之害也姑嘗本原若衆害之所自此胡自生此自愛人利人生與即必曰非然也必曰從惡人賊人生分名乎天下惡人而賊人者兼與別與即必別也然即之交別者果生天下之大害者與是故別非也子墨子曰非人者必有以易之若非人而無以易之譬之猶以火救水也其說將必無可焉是故子墨

子曰兼以易別然即兼之可以易別之故何也曰藉爲人之國若爲其國夫誰獨舉其國以攻人之國者哉爲彼者由爲已也爲人之都若爲其都夫誰獨舉其都以伐人之都者哉爲彼由爲已也爲人之家若爲其家夫誰獨舉其家以亂人之家者哉爲彼由爲已也然即國都不相攻伐人家不相亂賊此天下之害與天下之利與即必曰天下之利也姑嘗本原若衆利之所自生此胡自生此自惡人賊人生與即必曰非然也必曰從愛

人利人生分名乎天下愛人而利人者別與兼與即必曰兼也然即之交兼者果生天下之大利者與是故子墨子曰兼是也且鄉吾本言曰仁人之事者必務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今吾本原兼之所生天下之大利者也吾本原別之所生天下之大害者也是故子墨子曰別非而兼是者出乎若方也今吾將正求興天下之利而取之以兼為正是以聰耳明目相為視聽乎是以股肱畢強相為動宰乎而有道肆相教誨是以老而

無妻子者有所侍養以終其壽幼弱孤童之無父母者有所放依以長其身今惟毋以兼為正即若其利也不識天下之士所以皆聞兼而非者其故何也然而天下之士非兼者之言猶未止也曰即善矣雖然豈可言哉子墨子曰用而不可雖我亦將非之且焉有善而不可用者姑嘗兩而進之誰以為二士使其一士者執別使其一士者執兼是故別士之言曰吾豈能為吾友之身若為吾身為吾友之親若為吾親是故退睹其友饑即

不食寒即不衣疾病不侍養死喪不葬埋別士之言若此行若此兼士之言不然行亦不然曰吾聞為高士於天下者必為其友之身若為其身為其友之親若為其親然後可以為高士於天下是故退睹其友饑則食之寒則衣之疾病侍養之死喪葬埋之兼士之言若此行若此若之二士者言相非而行相反與常使若二士者言必信行必果使言行之合猶合符節也無言而不行也然即敢問今有平原廣野於此被甲嬰胄將往戰死

生之權未可識也又有君大夫之遠使於巴越齊荆往來及否未及否未可識也然即將家室奉承親戚提挈妻子而寄託之不識於兼之有是乎於别之有是乎哉以為當其於此也天下無愚夫愚婦雖非兼之人必寄託之於兼之有是也言而非兼擇即此言行拂也不識天下之士所以皆聞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然而天下之士非兼者之言猶未止也曰意可以擇士而不可以擇君子姑嘗兩而進之誰以為二君使其一君者執兼

使其一君者執別是故別君之言曰吾惡能為吾萬民之身若為吾身此泰非天下之情也人之生乎地上之無幾何也譬之猶駟馳而過隙也是故退睹其萬民饑即不食寒即不衣疾病不侍養死喪不埋葬別君之言若此行若此兼君之言不然行亦不然曰吾聞為明君於天下者必先萬民之身後為其身然後可以為明君於天下是故退睹萬民饑即食之寒即衣之疾病侍養之死喪埋葬之兼君之言若此行若此然即交若之二

君者言相非而行相反與常使若二君者言必信行必果使言行之合猶合符節也無言而不行也然即敢問今歲有癘疫萬民多有勤苦凍餒轉死溝壑中者既已衆矣不識將擇之二君者將何從也我以為當其於此也天下無愚夫愚婦雖非兼君必從兼君是也言而非兼擇即此言行拂也不識天下所以皆聞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然而天下之士非兼者之言猶未止也曰兼即仁矣義矣雖然豈可為哉吾譬兼之不可為也猶挈

太山以超江河也故兼者直願之也夫豈可為之物哉子墨子曰夫挈太山以超江河自古及今生民而来未嘗有也今若夫兼相愛交相利此自先聖六王者親行之何知先聖六王之親行之也子墨子曰吾非與之並世同時親聞其聲見其色也以其所書於竹帛鏤於金石琢於盤盂傳遺後世子孫者知之泰誓曰文王若日若月乍照光於四方於西土即此言文王之兼愛天下之博大也譬之日月兼照天下之無有私也即此文王

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於文王取法焉且不惟泰誓為然雖禹誓即亦猶是也禹曰濟濟有衆咸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蠢茲有苗用天之罰若予既率爾羣對諸羣以征有苗禹之征有苗也非以求重富貴干福祿樂耳目也以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即此禹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於禹求焉且不惟禹誓為然雖湯說即亦猶是也湯曰惟予小子履敢用玄牡告於上天后曰今天大旱即當朕身履未知得罪於上下

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簡在帝心萬方有罪即當朕身朕身有罪無及萬方即此言湯貴為天子富有天下然且不憚以身為犧牲以祠說於上帝鬼神即此湯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於湯取法焉且不惟誓命與湯說為然周詩即亦猶是也周詩曰王道蕩蕩不偏不黨王道平平不黨不偏其直若矢其易若厎君子之所履小人之所視若吾言非語道之謂也古者文武為政均分賞賢罰暴勿有親戚兄弟之所阿即此文武兼也

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於文武取法焉不識天下之人所以皆聞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然而天下之非兼者之言猶未止曰意不忠親之利而害為孝乎子墨子曰姑嘗本原之孝子之為親度者吾不識孝子之為親度者亦欲人愛利其親與意欲人之惡賊其親與以說觀之即欲人之愛利其親也然即吾惡先從事即得此若我先從事乎愛利人之親然後人報我愛利吾親乎意我先從事乎惡賊人之親然後人報我以愛利吾親乎

即必吾先從事乎愛利人之親然後人報我以愛利吾親也然即之交孝子者果不得已乎毋先從事愛利人之親者與意以天下之孝子為偶而不足以為正乎姑嘗本原之先王之所書大雅之所道曰無言而不讎無德而不報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即此言愛人者必見愛也而惡人者必見惡也不識天下之士所以皆聞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意以為難而不可為邪嘗有難此而可為者昔荊靈王好小腰當靈王之身荊國之士飯不

踰乎一握據而後興扶垣而後行故約食為其難為也然後為而靈王說之未踰於世而民可移也即求以鄉其上也昔者越王勾踐好勇教其士臣三年以其知為未足以知之也焚舟失火鼓而進之其士偃前列伏水火而死有不可勝數也當此之時不鼓而退也越國之士可謂顫矣故焚身為其難為也然後為而越王說之未踰於世而民可移也即求以鄉其上也昔者晉文公好苴服當文公之時晉國之士大布之衣牂羊之裘練

帛之冠且苴之屨入見文公出以踐之朝故苴服爲其難爲也然後爲而文公說之未踰於世而民可移也即求以鄉其上也是故約食焚舟苴服此天下之至難爲也然後爲而上說之未踰於世而民可移也何故也即求以鄉其上也今若夫兼相利此其有利且易爲也不可勝計也我以爲則無有上說之者而已矣苟有上說之者勸之以賞譽威之以刑罰我以爲人之於就兼相愛交相利也譬之猶火之就上水之就下也不可防止

於天下故兼者聖王之道也王公大人之所以安也萬民衣食之所以足也故君子莫若審兼而務行之為人君必惠為人臣必忠為人父必慈為人子必孝為人兄必友為人弟必悌故君子莫若欲為惠君忠臣慈父孝子友兄悌弟當若兼之不可不行也此聖王之道而萬民之大利也。兼愛為墨氏本學言之紆曲委折故愈煩而愈不厭

三辯 程繁問於子墨子曰聖王不為樂昔諸侯倦於聽治息於鐘鼓之樂士大夫倦於聽治息於竽瑟之樂農夫春耕夏耘

秋斂冬藏息於聆缶之樂今夫子曰聖王不為樂此譬之猶馬駕而不稅弓張而不弛無乃非有血氣者之所不能至邪子墨子曰昔者堯舜有第期者且以為禮且以為樂湯放桀於大水環天下自立以為王事成功立無大後患自作樂命曰九招武王勝殷殺紂環天下自立以為王事成功立無大後患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象周成王因先王之樂命曰騶虞周成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武王武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成湯成湯之治

天下也不若堯舜故其道逾繁者其治逾寡自此觀之樂非所以治天下也程繁曰子曰聖王無樂此亦樂矣若之何其謂聖王無樂也子墨子曰聖王之命也多寡之食之利也以知饑而食之者智也因為無知矣今聖有樂而少此亦無也

非樂

子墨子言曰仁之事者必務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將以為法乎天下利人乎即為不利人乎即止且夫仁者之為天下度也非為其目之所美耳之所樂口之所甘身體之所安以此虧奪

民衣食之財仁者弗為也是故子墨子之所以非樂者非以大鐘鳴鼓琴瑟竽笙之聲以為不樂也非以刻鏤華文章之色以為不美也非以犓豢煎炙之味以為不甘也非以高臺厚榭邃野之居以為不安也雖身知其安也口知其甘也目知其美也耳知其樂也然上度之不中聖王之事下度之不中萬民之利是故子墨子曰為樂非也今王公大人雖無造為樂器以為事乎國家非直掊潦水折壤垣而為之也將必厚措斂乎萬民以

為大鍾鳴鼓琴瑟竽笙之聲辟之若聖王之為舟車也即我弗敢非也古者聖王亦嘗厚措斂乎萬民以為舟車既已成矣曰吾將惡許用之曰舟用之水車用之陸君子息其足焉小人休其肩背焉故萬民出財齎而予之不敢以為慼恨者何也以其反中民之利也然則樂器反中民之利亦若此即我弗敢非也然則當用樂器民有三患饑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勞者不得息三者民之巨患也然即當為之撞巨鍾擊鳴鼓彈琴瑟吹竽

笙而揚干戚民衣食之財將安可得乎即我以為未必然也意舍此今有大國即攻小國有大家即伐小家彊劫弱衆暴寡詐欺愚貴傲賤寇亂盜賊並興不可禁止也然即當為之撞巨鐘擊鳴鼓彈琴瑟吹竽笙而揚干戚天下之亂也將安可得而治與即我未必然也是故子墨子曰姑嘗厚措斂乎萬民以為大鐘鳴鼓琴瑟竽笙之聲以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而無補也是故子墨子曰為樂非也今王公大人惟毋處高臺厚榭之

上而視之鐘猶是延鼎也弗撞擊將何樂得焉哉其說將必撞擊之惟弗撞擊將必不使老與遲者老與遲者耳目不聰明股肱不畢彊聲不和調明不轉朴將必使當年因其耳目之聰明股肱之畢彊聲之和調明之轉朴使丈夫為之廢丈夫耕種樹藝之時使婦人為之廢婦人紡績織絍之事今王公大人惟毋為樂虧奪民衣食之時以拊樂如此多矣是故子墨子曰為樂非也今大鐘鳴鼓琴瑟竽笙之聲既已具矣大人鏽然奏而獨

聽之將何樂得焉哉其說將必與賤人不與君子聽之廢君子聽治與賤人聽之廢賤人之從事今王公大人惟毋無樂虧奪民之衣食之財以拊樂如此多也是故子墨子曰為樂非也今人何與禽獸麋鹿蜚鳥貞蟲因其羽毛以為衣裘因其蹄蚤以為絝屨因其水草以為飲食故惟使雄不耕稼樹藝雌亦不紡績織紝衣食之財固已具矣今人與此異者也賴其力者生不賴其力者不生君子不強聽治即刑政亂賤人不強從事即

財用不足今天下之士君子以吾言不然然即姑嘗數天下分事而觀樂之害王公大人蚤朝晏退聽獄治政此其分事也士君子竭股肱之力亶其思慮之智内治官府外收斂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倉廪府庫此其分事也農夫蚤出暮入耕稼樹藝多聚升粟此其分事也婦人夙興夜寐紡績織紝多治麻絲葛緒細布縿此其分事也今惟毋在乎王公大人説樂而聽之即必不能蚤朝晏退聽獄治政是故國家亂而社稷危矣今惟

毋在乎士君子說樂而聽之即必不能竭股肱之力亶其思慮之智內治官府外收斂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倉廩府庫是故倉廩府庫不實今惟毋在乎農夫說樂而聽之即必不能蚤出暮入耕稼樹藝多聚升粟不足今惟毋在乎婦人說樂而聽之即必不夙興夜寐紡績織紝多治麻絲葛緒細布縿是故布縿不興曰孰為大人之聽治而廢國家之從事曰樂也是故子墨子曰為樂非也何以知其然也曰先王之書湯之官刑有之

曰其恒舞於宮是謂巫風其刑君子出絲二衛小人否似二伯黄徑乃言曰嗚呼舞佯佯黄言孔章上帝弗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順降之日祥其家必壊喪察九有之所以亡者徒從飾樂也於武觀曰殷乃淫溢康樂野於飲食將將銘莧磬以力湛濁於酒渝食於野萬舞翼翼章聞於天天用弗式故上者天鬼弗戒下者萬民弗利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士君子請將欲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當在樂之為物將不可不禁而止也

節葉

今天下之士君子將猶多皆疑惑厚葬久喪之為中是非利害也故子墨子言曰然則姑嘗稽之今雖毋法執厚葬久喪者言以為事乎國家此存乎王公大人有喪者曰棺椁必重葬埋必厚衣衾必多文繡必繁丘隴必巨存乎匹夫賤人死者殆竭家室乎諸侯死者虛車府然後金玉珠璣比乎身綸組節約車馬藏乎壙又必多為屋幕鼎鼓几梃壺濫戈劒羽旄齒革寢而埋之滿意若送從曰天子殺殉衆者數百寡者數十將軍大夫殺

殉衆者數十寡者數人處喪之法將奈何哉曰哭泣不秩聲翁縗絰垂涕處倚廬寢苫枕凷又相率強不食而為饑不衣而為寒使面目陷陬顔色黧黑耳目不聰明手足不勁強不可用也又曰上士之持喪也必扶而能起杖而能行以此共三年若法若言行若道使王公大人行此則必不能蚤朝五官六府辟草木實倉廩使農夫行此則必不能蚤出夜入耕稼樹藝使百工行此則必不能修舟車為器皿矣使婦人行此則必不能夙興

夜寐紡績織紝細計厚葬為多埋賦之財者也計久喪為久禁從事者也財以成者扶而埋之後得生者久而禁之以此求富此譬猶禁耕而求穫也富之說無可得焉是故以富求家而既已不可矣欲以衆人民意者可邪其說又不可矣今惟無以厚葬久喪者為政君死喪之三年父母死喪之三年妻與後子死者五皆喪之三年然後伯父叔父兄弟孼子其族人五月姑姊甥舅皆有月數則毀瘠必有制矣使面目陷隰顔色黧黑耳目

不聰明手足不勁強不可用也又曰上士操喪也必扶
而能起杖而能行以此共三年若法若言行若道苟其
饑約又若此矣是故百姓冬不仞寒夏不仞暑作疾病
死者不可勝計也此其為敗男女之交多矣以此求衆
譬猶使人負劍而求其壽也衆之說無可得也是故求
以衆人民而既已不可矣欲以治刑政意者可乎其說
又不可矣今惟無以厚葬久喪者為政國家必貧人民
必寡刑政必亂若法若言行若道使為上者行此則不

能聽治使為下者行此則不能從事上不聽治刑政必亂下不從事衣食之財必不足若苟不足為人弟者求其兄而不得不弟弟必將怨其兄矣為人子者求其親而不得不孝子必是怨其親矣為人臣者求之君而不得不忠臣必且亂其上矣是以僻淫邪行之民出則無衣也入則無食也內續奚吾並為淫暴而不可勝禁也是故盜賊衆而治者寡先衆盜賊而寡治者以此求治譬猶使人之衆而毋負已也治之說無可得焉是故求

以治刑政而既已不可矣欲以禁止大國之攻小國也意者可邪其說又不可矣是故昔者聖王既沒天下失義諸侯力征南有楚越之王而北有齊晉之君此皆砥礪其卒伍以攻伐兼并為政於天下是故凡大國之所以不攻小國者積委多城郭修上下調和是故大國不耆攻者無積委城郭不修上下不調和是故大國者攻之今惟毋以厚葬久喪者為政國家之貧人民必寡刑政必亂若苟貧是無以為積委也若苟寡是城郭溝渠

者寡也若苟亂是出戰不克入守不固此求禁止大國之攻小國也而既已不可矣欲以干上帝鬼神之福意者可邪其說又不可矣今惟毋以厚葬久喪者為政國家必貧人民必寡刑政必亂若苟貧是粢盛酒醴不淨潔也若苟寡是事上帝鬼神者寡也若苟亂是祭祀不時度也今又禁止事上帝鬼神為政若此上帝鬼神始得從上撫之曰我有是人也與無是人也孰愈曰我有是人也與無是人也無擇也則惟上帝鬼神降之罪厲

之禍罰而棄之則豈不亦乃其所哉故古聖王制為葬埋之法曰棺三寸足以朽體衣衾三領足以覆惡以及其葬也下毋及泉上毋通臭壟若參耕之畝則止矣死者既以葬矣生者必無久哭而疾而從事人為其所能以交相利也此聖王之法也　今執厚葬久喪者言曰厚葬久喪果非聖王之道夫胡說中國之君子為而不已操而不擇哉子墨子曰此所謂便其習而義其俗者也昔者越之東有輆沭之國者其長子生則解而食之

謂之宜弟其大父死負其大母而棄之曰鬼妻不可與居處此上以為政下以為俗為而不已操而不擇則此豈實仁義之道哉此所謂便其習而義其俗者也楚之南有炎人國者其親戚死朽其肉而棄之然後埋其骨乃成為孝子秦之西有儀渠之國者其親戚死聚柴薪而焚之燻上謂之登遐然後成為孝子此上以為政下以為俗為而不已操而不擇則此豈實仁義之道哉此所謂便其習而義其俗者也若以此若三國者觀之則

亦猶薄矣若中國之君子觀之則亦猶厚矣如彼則大厚如此則大薄然則葬埋之有節矣故衣食者人之生利也然且猶尚有節葬埋者人之死利也夫何獨無節於此乎子墨子制為葬埋之法曰棺三寸足以朽骨衣三領足以朽肉掘地之深下無菹漏氣無發洩於上壟足以期其所則止矣哭往哭来反從事乎衣食之財佴乎祭祀以致孝於新故曰子墨子之法不失死生之利者此也

天志 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知小而不

知大何以知之以其處家者知之若處家得罪於家長猶有鄰家所避逃之然且親戚兄弟所知識其相儆戒皆曰不可不戒矣不可不慎矣惡有處家而得罪於家長而可為也非獨處家者為然雖處國亦然處國得罪於國君猶有鄰國所避逃之然且親戚兄弟所知識其相儆戒皆曰不可不戒矣不可不慎矣誰亦有處國得罪於國君而可為也此有所避逃之者也相儆戒猶若此其厚況無所避逃之者相儆戒豈不愈厚然後可哉

且語言有之曰焉而晏曰焉而得罪將惡避逃之曰無所避逃之夫天不可為林谷幽門無人明必見之然而天下之君子天也忽然不知以相儆戒此我所以知天下士君子知小而不知大也然則天亦何欲何惡天欲義而惡不義然則率天下之百姓以從事於義則我乃為天之所欲也我為天之所欲天亦為我所欲然則我何欲何惡我欲福祿而惡禍祟然則我率天下之百姓以從事於禍祟中也然則何知天之欲義而惡不義曰

天下有義則生無義則死有義則富無義則貧有義則治無義則亂然則天欲其生而惡其死欲其富而惡其貧欲其治而惡其亂此我所以知天欲義而惡不義也曰且夫義者政也無從下之政上必從上之政下是故庶人竭力從事未得恣已而為政有士政之士竭力從事未得恣已而為政有將軍大夫政之將軍大夫竭力從事未得恣已而為政有三公諸侯政之三公諸侯竭力聽治未得恣已而為政有天子政之天子未得恣已

而為政有天政之故天子者天下之窮貴也天下之窮富也故欲富且貴者當天意而不可不順順天意者兼相愛交相利必得賞反天意者別相惡交相賊必得罰然則是誰順天意而得賞者誰反天意而得罰者子墨子言曰昔三代聖王禹湯文武此順天意而得賞者也昔三代暴王桀紂幽厲此反天意而得罰者也然則禹湯文武其得賞何以也子墨子言曰其事上尊天中事鬼神下愛人故天意曰此之我所愛兼而愛之我所利

兼而利之愛人者此爲博焉利人者此爲厚焉故使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業萬世子孫傳稱其善方施天下至今稱之謂之聖王然則桀紂幽厲得其罰何以也子墨子言曰其事上詬天中誣鬼神下賊人故天意曰此之我所愛别而惡之我所利交而賊之惡人者此爲之博也賊人者此爲之厚也故使不得終其壽不歿其世至今毁之謂之暴王順天意者義政也反天意者力政也然義政將奈何哉子墨子言曰處大國不攻小國處大

家不篡小家彊者不劫弱貴者不傲賤多詐者不欺愚此必上利於天中利於鬼下利於人三利無所不利故舉天下美名加之謂之聖王力政者則與此異言非此行反此猶倖馳也處大國攻小國處大家篡小家彊者劫弱貴者傲賤多詐欺愚此上不利於天中不利於鬼下不利於人三不利無所利故舉天下惡名加之謂之暴王子墨子言曰我有天志譬若輪人之有規匠人之有矩輪匠執其規矩以度天下之方圜曰中者是也不

中者非也今天下之士君子之書不可勝載言語不可盡記上説諸侯下説列士其於仁義則大相遠也何以知之曰我得天下之明法以度之

繹史卷一百三上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繹史卷一百三下至一百五

詳校官檢討臣羅國俊

編修臣裴謙覆勘

覆校官博士臣劉光第

校對官典簿臣劉景岳

校對官中書臣田尹衡

謄録監生臣曹淦階

謄録監生臣徐　敦

繹史卷一百十下

靈壁縣知縣馬驌撰

楊朱墨翟之言下

戰國策公輸般為楚設機將以攻宋墨子聞之百舍重繭往見公輸般謂之曰吾自宋聞子吾欲藉子殺王公輸般曰吾義固不殺王墨子曰聞公為雲梯將以攻宋宋何罪之有義不殺王而攻國是不殺少而殺衆敢問攻宋何義也公輸般服焉請見之王墨子見楚王曰今

有人於此舍其文軒鄰有敝轝而欲竊之舍其錦繡鄰有裋褐而欲竊之舍其粱肉鄰有糟糠而欲竊之此為何若人也王曰必為有竊疾矣墨子曰荆之地方五千里宋方五百里此猶文軒之與敝轝也荆有雲夢犀兕麋鹿盈之江漢魚鼈黿鼉為天下饒宋所謂無雉兎鮒魚者也此猶粱肉之與糟糠也荆有長松文梓楩楠豫章宋無長木此猶錦繡之與裋褐也臣以王吏之攻宋為與此同類也王曰善哉請無攻宋

呂氏春秋公輸般為高雲梯欲以攻

宋墨子聞之自魯往裂裳裹足日夜不休十日十夜而至於郢見荆王曰臣北方之鄙人也聞大王將攻宋信有之乎王曰然墨子曰必得宋乃攻之乎亡其不得宋且不義猶攻之乎王曰必不得宋且有不義則曷為攻之墨子曰甚善臣以宋必不可得王曰公輸般天下之巧工也已為攻宋之械矣墨子曰請令公輸般試攻之臣請試守之於是公輸般設攻宋之械墨子設守宋之備九攻之墨子九卻之不能入故荆輟不攻宋墨子能以術禦荆免宋之難者此之謂也

墨子公輸公輸盤為楚造雲梯之械成將以攻宋子墨子聞之起於齊行十日十夜而至於郢見公輸盤公輸盤曰夫子何命焉為子墨子曰北方有侮臣願藉子殺之

公輸盤不說子墨子曰請獻十金公輸盤曰吾義固不殺人子墨子起再拜曰請說之吾從北方聞子為梯將以攻宋宋何罪之有荆國有餘於地而不足於民殺所不足而爭所有餘不可謂智宋無罪而攻之不可謂仁知而不爭不可謂忠爭而不得不可謂彊義不殺少而殺衆不可謂知類公輸盤服子墨子曰然乎不已乎公輸盤曰不可吾既已言之王矣子墨子曰胡不見我於王公輸盤曰諾子墨子見王曰今有人於此舍其文軒

隣有敝轝而欲竊之舍其文繡隣有裋褐而欲竊之此為何若人王曰必為竊疾矣子墨子曰荆之地方五千里此猶文軒之與敝轝也荆有雲夢犀兕麋鹿滿之江漢之魚鼈黿鼉為天下富宋所為無雉兎狐狸者也此猶粱肉之與糟糠也荆有長松文梓楩柟豫章宋無長木此猶錦繡之與裋褐也臣以三事之攻宋也為與此類同王曰善哉雖然公輸盤為我為雲梯必取宋於是見公輸盤子墨子解帶為城以牒為械公輸盤九設攻

城之機變子墨子九距之公輸盤之攻械盡子墨子之守圉有餘公輸盤詘而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子墨子亦曰吾知子之所以距我吾不言楚王問其故子墨子曰公輸子之意不過欲殺臣殺臣宋莫能守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雖殺臣不能絶也楚王曰善哉吾請無攻宋矣子墨子歸過宋天雨庇其閭中守閭者不內也故曰治於神者衆人不知其功爭於明者衆人知

之_{曾問}公輸子謂子墨子曰吾未得見之時我欲得宋我自得見之後予我宋而不義我不為子墨子曰翟之未得見之時也子欲得宋自翟得見子之後予子宋而不義子不為是我與子宋也子務為義翟又將與子天下公輸子削竹木以為鵲成而飛之三日不下公輸子自以為至巧子墨子謂公輸子曰子之為鵲也不如翟之為車轄須臾劉三寸之木而任五十石之重故所為巧利於人謂之巧不利於人謂之拙_{韓非子墨子為木鳶三年而成}

蜚一日而敗弟子曰先生之巧至能使木鳶飛墨子曰不如為車輗者巧也用咫尺之木不費一朝之事而引三十石之重致遠力多久於歲數今我為鳶三年成蜚一日而敗惠子聞之曰墨子大巧巧為輗拙為鳶

昔者楚人與越人舟戰於江楚人順流而進迎流而退見利而進見不利則其退難越人迎流而進順流而退見利進見不利則其退速越人因此若埶亟敗楚人公輸子自魯南遊楚焉始為舟戰之器作為鉤彊之備退者鉤之進者彊之量其鉤彊之長而制為之兵楚之兵節越之兵不節楚人因此若埶亟敗越人公輸子善其

巧以語子墨子曰我舟戰以鉤彊不知子之義亦有鉤彊乎子墨子曰我義之鉤彊賢於子舟戰之鉤彊我鉤彊我鉤之以愛揣之以恭弗鉤以愛則不親弗揣以恭則速狎狎而不親則速離故交相愛交相恭猶若相利也今子鉤而止人人亦鉤而止子子彊而距人人亦彊而距子交相鉤交相彊猶若相害也故我義之鉤彊賢子舟戰之鉤彊

非攻 今有一人入人園圃竊其桃李衆聞則非之上為政者得則罰之此何也以虧人自利也至

攘人犬豕雞豚者其不義又甚入人園圃竊桃李是何故也以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罪益厚至入人欄廏取人馬牛者其不仁義又甚攘人犬豕雞豚此何故也以其虧人愈多苟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罪益厚至殺不辜人也扡其衣裘取戈劒者其不義又甚入人欄廏取人馬牛此何故也以其虧人愈多苟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矣罪益厚當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謂之不義今至大為攻國則弗之非從而譽之謂之義此可謂

知義與不義之別乎殺一人謂之不義必有一死罪矣若以此說往殺十人十重不義必有十死罪矣殺百人百重不義必有百死罪矣當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謂之不義今至大為不義攻國則弗知而非從而譽之謂之義情不知其不義也故書其言以遺後世若知其不義也夫奚說書其不義以遺後世哉今有人於此少見黑曰黑多見黑曰白則以此人不知黑白之辨矣少嘗苦曰苦多嘗苦曰甘則必以此人為不知甘苦之辨

矣今小為非則知而非之大為非攻國則不知而非從而譽之謂之義此可謂知義與不義之辨乎是以知天下之君子也辨義與不義之亂也　子墨子言曰古者王公大人為政於國家者情欲譽之審賞罰之當刑政之不過失是故子墨子曰古者有語謀而不得則以往知來以見知隐謀若此可得而知矣今師徒唯無興起冬行恐寒夏行恐暑此不可以冬夏為者也春則廢民耕稼樹藝秋則廢民穫歛今惟毋廢一時則百姓饑寒

凍餒而死者不可勝數今嘗計軍上竹箭羽旄幄幕甲盾撥劫往而靡弊腑冷不反者不可勝數又與矛戟戈劒乘車其列往碎折靡弊而不反者不可勝數與其牛馬肥而往瘠而反往死亡而不反者不可勝數與其涂道之修遠糧食輟絶而不繼百姓死者不可勝數也與其居處之不安食飯之不時饑飽之不節百姓之道疾病而死者不可勝數喪師多不可勝數喪師盡不可勝計則是鬼神之喪其主後亦不可勝數國家發政奪民

之用廢民之利若此甚衆然而何為為之曰我貪伐勝之名及得之利故為之子墨子言曰計其所自勝無所可用也計其所得反不如所喪者之多今攻三里之城七里之郭攻此不用鋭且無殺而徒得此然也殺人多必數於萬寡必數於千然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且可得也今萬乘之國虚數於千不勝而入廣衍數於萬不勝而辟然則土地者所有餘也王民者所不足也今盡王民之死嚴下上之患以爭虚城則是棄所不足而重

所有餘也為政若此非國之務者也飾攻戰者言曰南則荆吳之王北則齊晉之君始封於天下之時其土地之方未有至數百里也人徒之衆未有至數十萬人也以攻戰之故土地之博至有數千里人徒之衆至有數百萬人故當攻戰而不可已也子墨子言曰雖四五國則得利焉猶謂之非行道也譬若醫之藥人之有病者然今有醫於此和合其藥於天下之有病者而藥之萬人食此若醫四五人得利焉猶謂之非行藥也故孝子

不以食其親忠臣不以食其君　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所譽善者其說將何為其上中天之利而中中鬼之利而下中人之利故譽之譽意亡非為其上中天之利而中中鬼之利而下中人之利故譽之與雖使下之愚人必曰將為其上中天之利而中中鬼之利而下中人之利故譽也今天下之所同義者聖王之法也今天下之諸侯猶將多皆免攻伐并兼則是有譽義之名而不察其實也此譬猶盲者之與人同命白黑之名而不能

分其物也則豈謂有別哉是故古之知者之為天下度也必順慮其義而後為之行是以動則不疑速通成得其所欲而順天鬼百姓之利則知者之道也是故古之仁人有天下者必反大國之說一天下之利總四海之內焉率天下之百姓以農臣事上帝山川鬼神利人多功故又大是以天賞之愚富之人譽之使貴為天子富有天下名參乎天地至今不廢此則知者之道也先王之所以有天下者也今王公大人天下之諸侯則不然

將必差論其爪牙之士皆列其舟車之卒伍於此為堅甲利兵以往攻伐無罪之國入其國家邊境芟刈其禾稼斬其樹木墮其城郭以湮其溝池攘殺其牲牷燔潰其祖廟勁殺其萬民覆其老弱遷其重器卒進而柱乎鬬曰死命為上多殺次之身傷者為下又況先列北橈乎哉罪死無殺以譚其衆夫無兼國覆軍賊虐萬民以亂聖人之緒意將以為利天乎夫取天之人以攻天之邑此刺殺天民剝振神之位傾覆社稷攘殺其犧牲則

此上不中天之利矣意將以為利鬼乎夫利之神滅鬼神之主廢滅先王賊虐萬民百姓離散則此中不中鬼之利矣意將以為利人乎夫殺之人為利人也博矣又計其費此為周生之本竭天下百姓之財用不可勝數也則此下不中人之利矣今夫師者之相為不利者也曰將不勇士不分兵不利教不習師不衆率不和威不圉害之不久爭之不疾孫之不强植心不堅與國諸侯疑與國諸侯疑則敵生慮而意羸矣偏具此物而致從

事焉則是國家失卒而百姓易務也今不嘗觀其說好攻伐之國若使中興師君子庶人也必且數千徒倍十萬然足以師而動矣久者數歲速者數月是上不暇聽治士不暇治其官府農夫不暇稼穡婦人不暇紡績織紝則是國家失足而百姓易務也然而又與其車馬之罷弊也幔幙帷蓋三軍之用甲兵之備五分而得其一則猶為序疏矣然而又與其散亡道路道路遼遠糧食不繼傺食飲之時廁役以此飢寒凍餒疾病而轉死溝

墊中者不可勝計也此其為不利於人也天下之害厚矣而王公大人樂而行之則此樂賊滅天下之萬民也豈不悖哉非儒

儒者曰親親有術尊賢有等言親疏尊卑之異也其禮曰喪父母三年其後子三年伯父叔父弟兄庶子其戚族人五月若以親疏為歲月之數則親者多而疏者少矣是妻後子與父同也若以尊卑為歲月數則是尊其妻子與父母同而親伯父宗兄而卑子也逆孰大焉其親死列尸弗登屋窺井挑鼠穴探滌器

而求其人焉以為實在則戇愚甚矣如其亡也必求焉
偽亦大矣取妻身迎袛禓為僕秉轡授綏如仰嚴親昏
禮威儀如承祭祀顛覆上下悖逆父母下則妻子妻子
上僭事親若此可謂孝乎傳者迎妻妻之奉祭祀子將
守宗廟故重之應之曰此誣言也其宗兄守其先宗廟
數十年死喪之其兄弟之妻奉其先之祭祀弗散則喪
妻子三年必非以守奉祭祀也夫憂妻子以大負絫有
曰所以重親也為欲厚所至和輕所至重豈非大姦也

哉有强執有命以説議曰壽夭貧富安危治亂固有天命不可損益窮達賞罰幸否有極人之智力不能為焉羣吏信之則怠於分職庶人信之則怠於從事不治則亂農事緩則貧貧且亂政之本而儒者以為道教是賊天下之人者也且夫繁飾禮樂以淫人久喪偽哀以謾親立命緩貧而高浩居倍本棄事而安怠傲貪於飲食惰於作務陷於饑寒危於凍餒無以違之是若人氣䶂鼠藏而羝羊視賁彘起君子笑之怒曰散人焉知良儒

夫夏乞麥禾五穀既收大喪是隨子姓皆從得厭飲食畢治數喪足以至矣因人之象翠以為恃人之野以為尊富人有喪乃大說喜曰此衣食之端也儒者曰君子必服古言然後仁應之曰所謂古之者皆嘗新矣而古人服之則君子也然則必法非君子之服言非君子之言而後仁乎又曰君子循而不作應之曰古者羿作弓伃作甲奚仲作車巧垂作舟然則今之鮑函車匠皆君子也而羿伃奚仲巧垂皆小人邪且其所循人必或作

之然則其所循皆小人道也又曰君子勝不逐奔揜函弗射施則助之胥車應之曰若皆仁人也則無說而相與仁人以其取舍是非之理相告無故從有故也弗知從有知也無辭必服見善必遷何故相若兩暴交爭其勝者欲不逐奔揜函弗射施則助之胥車雖盡能猶且不得為君子也意暴殘之國也聖將為世除害興師誅罰勝將因用儒術令士卒曰毋逐奔揜函勿射施則助之胥車暴亂之人也得治天下害不除是為羣殘父母

而深賊世也不義莫大焉又曰吾子若鐘擊之則鳴弗擊不鳴應之曰夫仁人事上竭忠事親得孝務善則美有過則諫此為人臣之道也今擊之則鳴弗擊不鳴隐知豫力恬漠待問而後對雖有君親之大利弗問弗言若将有大寇亂盜賊将作若機辟将發也他人不知已獨知之雖其君親皆在不問不言是夫大亂之賊也以是為人臣不忠為子不孝事兄不弟交遇人不貞良夫執後不言之朝物見利使已雖恐後言君若言而未有

利焉則高拱下視會噎為深曰惟其末之學也用誰急

遺行遠矣夫一道術學業仁義也昔大以治人小以任

官遠施用偏近以循身不義不處非理不行務興天下

之利曲直周旋利則止此君子之道也大取

天之愛人

也薄於聖人之愛人也其利人也厚於聖人之利人也

大人之愛小人也薄於小人之愛大人也其利小人也

厚於小人之利大人也以臧為其親也而愛之非愛其

親也以臧為其親也而利之非利其親也以樂為利其

子而為其子欲之愛其子也以樂為利其子而為其子
求之非利其子也於所體之中而權輕重之謂權權非
為是也非非為非也權正也斷指以存腕利之中取大
害之中取小也害之中取小也非取害也取利也其所
取者人之所執也遇盜人而斷指以免身利也其遇盜
人害也斷指與斷腕利於天下相若無擇也死生利若
一無擇也殺一人以存天下非殺一人以利天下也殺
己以存天下是殺己以利天下於事為之中而權輕重

之謂求求為之非也害之中取小求為義非為義也為暴人語天之為是也而性為暴人歌天之為非也諸陳執既有所為而我為之陳執執之所為因吾所為也若陳執未有所為而我為之陳執陳執因吾所為也暴人為我為天之以人非為是也而性不可正而正之利之中取大非不得已也害之中取小不得已也所未有而取焉是利之中取大也於所既有而棄焉是害之中取小也義可厚厚之義可薄薄之謂倫列德行君上老長

親戚此皆所厚也為長厚不為幼薄親厚厚親薄薄親
至薄不至義厚親不稱行而顧行為天下厚禹為禹也
為天下厚愛禹乃為禹之愛人也厚禹之加於天下而
厚禹不加於天下若惡盜之為加於天下而惡盜不加
於天下愛人不外己己在所愛之中己在所愛愛加於
己倫列之愛己愛人也聖人惡疾病不惡危難正體不
動欲人之利也非惡人之害也聖人不為其室臧之故
在於臧聖人不得為子之事聖人之法死亡親為天下

也厚親分也以死亡之體渴興利有厚薄而無倫列之
興利為己語經語経也非白馬馬執駒馬說求之舞說
非也漁大之舞大非也三物必具然後足以生臧之愛
己非為愛己之人也厚不外己愛無厚薄舉己非賢也
義利不義害志功為辯有有於秦馬有有於馬也智来
者之馬也愛衆衆世與愛寡世相若兼愛之有相若愛
尚世與愛後世一若今之世人也鬼非人也兄之鬼兄
也天下之利驩聖人有愛而無利伣日之言也乃客之

言也天下無人子墨子之言也猶在不得已而欲之非欲之也非殺臧也專殺盜非殺盜也凡學愛人小圜之圜與大圜之圜同方至尺之不至也與不至鍾之至不異其不至同者遠近之謂也是璜也是玉也意楹非意木也意是楹之木也意指之人也非意人也意獲也乃意禽也志功不可以相從也利人也非其人也富人非為其人也有為也以富人富人也治人有為鬼焉為賞譽利一人非為賞譽利人也亦不至無貴於人智親之

一利未為孝也亦不至於智不為己之利於親也智是
之世之有盜也盡愛是世智是室之有盜也不盡是室
也智其一人之盜也不盡是二人雖其一人之盜苟不
智其所在盡惡其弱也諸聖人所先為人欲名實名實
不必苟是實也白敗是石也盡與白同是石也唯大不
與大同是有便謂焉也以形貌命者必智是之某也焉
智某也不可以形貌命者唯不智是之某也智某可也
諸以居運命者苟人於其中者皆是也去之因非也諸

以居運命者若鄉里齊荆者皆是諸以形貌命者若山邱室廟者皆是也智與意異重同具同連同同類之同同名之同邱同鮒同是之同然之同同根之同有非之異有不然之異有其異也為其同也為其同也異一曰乃是而然二曰乃是而不然三曰遷四曰强子深其深淺其淺益其益尊其尊察次山比因至優指復次察聲端名因請復正夫辭惡者人右以其請得焉諸所遭執而欲惡生者人不必以其請得焉聖人之拊瀆也仁而

無利愛利愛生於慮昔者之慮也非今日之慮也昔者之愛人也非今之愛人也愛獲之愛人也生於慮獲之利非慮臧之利也而愛臧之愛人也乃愛獲之愛人也去其愛而天下利弗能去也昔之知牆非今日之知牆也貴為天子其利人不厚於正夫二子事親或遇熟或遇凶其親也相若非彼有行益也非加也外執無能厚吾利者藉臧也死而天下害吾特養臧也萬倍吾愛臧也不加厚長人之異短人之同其貌同者也故同指之

人也與首之人也異人之體非一貌者也故異將劒與挺劒異劒以形貌命者也其形不一故異楊木之木與桃木之木也同諸非以舉量數命者敗之盡是也故一人指非一人也是一人之指乃是一人也方之一面非方也方木之面方木也以故生以理長以類行也者立辭而不明於其所生忘也今人非道無所行唯有强股肱而不明於道其困也可立而待也夫辭以類行者也立辭而不明於其類則必困矣故浸淫之辭其類在於

鼓栗聖人也為天下也其類在於追迷或壽或卒其利
天下也指若其類在礜石一日而百萬生愛不加厚其
類在惡害愛二世有厚薄而愛二世相若其類在蛇文
愛之相若擇而殺其一人其類在阬下之鼠小仁與大
仁行厚相若其類在申凡興利除害也其類在漏雍厚
親不稱行而類行其類在江上井不為己之可學也其
類在獵走愛人非為譽也其類在逆旅愛人之親若愛
其親其類在官苟兼愛相若一愛相若一愛相若其類

在死地

小取

夫辯者將以明是非之分審治亂之紀明同異之處察名實之理處利害決嫌疑焉摹畧萬物之然論求羣言之比以名舉實以辭抒意以說出故以類取以類予有諸己不非諸人無諸己不求諸人或也者不盡也假者今不然也效者為之法也所效者所以為之法也故中效則是也不中效則非也此效也辟也者舉也物而以明之也侔也者比辭而俱行也援也者曰子然我奚獨不可以然也推也者以其所不取之同於

其所取者予之也是猶謂也者同也吾豈謂也者異也
夫物有以同而不率遂同辭而倖也有所至而正其然
也有所以然也同其所以然不必同其取之也有以取
之其取之也同其所以取之不必同是故辟侔援推之
辭行而異轉而危遠而失流而離本則不可不審也不
可常用也故言多方殊類異故則不可偏觀也夫物或
乃是而然或是而不然或一害而一不害或一是而一
不是也不可常用也故言多方殊類異故則不可偏觀

也非也白馬馬也乘白馬乘馬也驪馬馬也乘驪馬乘馬也獲人也愛獲愛人也臧人也愛臧愛人也此乃是而然者也獲之親人也獲事其親非事人也其弟美人也愛弟非愛美人也車木也乘車非乘木也船木也乘船非乘木也盜人人也多盜非多人也無盜非無人也奚以明之惡多盜非惡多人也欲無盜非欲無人也世相與共是之若若是則雖盜人人也愛盜非愛人也不愛盜非不愛人也殺盜人非殺人也無難盜無難矣此

與彼同類世有彼而不自非也墨者有此而非之無故也焉所謂内膠外閉與心毋空乎内膠而不解也此乃是而不然者也且夫讀書非好書也且鬬雞非雞也好鬬雞好雞也且入井非入井也止且入井止入井也且出門非出門也止且出門止出門也若若是且夭非夭也壽夭也有命非命也非執有命非命也無難矣此與彼同世有彼而不自非也墨者有此而罪非之無也故焉所謂内膠外閉與心毋空乎内膠而不解也此乃是

而然者也愛人待周愛人而後為愛人不愛人不待周不愛人不失周愛因為不愛人矣乘馬待周乘馬然後為乘馬也有乘於馬因為乘馬矣逮至不乘馬待周不乘馬而後不乘馬而後不乘馬此一周而一不周者也居於國則為居國有一宅於國而不為有國桃之實桃也棘之實非棘也問人之病問人也惡人之病非惡人也人之鬼非人也兄之鬼兄也祭之鬼非祭人也祭兄之鬼乃祭兄也之馬之目盼則謂之馬盼之馬之目大

而不謂之馬大之牛之毛黄則謂之牛黄之牛之毛衆而不謂之牛衆一馬馬也二馬馬也馬四足者一馬而四足也非兩馬而四足也一馬馬也馬或白者二馬而或白也非一馬而或白此乃一是而一非者也。大取小取其文甚奇但殘闕譌脫不可盡通

魯問 魯之南鄙人有吴慮者冬陶夏耕自比於舜子墨子聞而見之吴慮謂子墨子義耳義耳焉用言之哉子墨子曰子之所謂義者亦有力以勞人有財以分人乎吴慮曰有子墨子曰翟嘗計之矣翟慮

耕天下而食之人矣盛然後當一農之耕分諸天下不能人得一升粟籍而以為得一升粟其不能飽天下之饑者既可睹矣翟慮織而衣天下之人矣盛然後當一婦人之織分諸天下不能人得尺布籍而為得尺布其不能煖天下之寒者既可睹矣翟慮被堅執鋭救諸侯之患盛然後當一夫之戰一夫之戰其不御三軍既可睹矣翟以為不若誦先王之道而求其說通聖人之言而察其辭上說王公大人次匹夫徒步之士王公大人

用吾言國必治匹夫徒步之士用吾言行必修故翟以為雖不耕而食饑不織而衣寒功賢於耕而食之織而衣之者也故吾以為雖不耕織乎而功賢於耕織也吳慮謂子墨子曰義耳義耳焉用言之哉子墨子曰藉設而天下不知耕教人耕與不教人耕而獨耕者其功孰多吳慮曰教人耕者其功多子墨子曰藉設而攻不義之國鼓而使衆進戰與不鼓而使衆進戰而獨進戰者其功孰多吳慮曰鼓而進衆者其功多子墨子曰天下

匹夫徒步之士少知義而教天下以義者功亦多何故弗言也若得鼓而進於義則吾義豈不益進哉　子墨子游公尚過於越公尚過說越王越王大說謂公尚過曰先生苟能使子墨子於越而教寡人請裂故吳之地方五百里以封子墨子公尚過許諾遂為公尚過束車五十乘以迎子墨子於魯曰吾以夫子之道說越王越王大說謂過曰苟能使子墨子至於越而教寡人請裂故吳之地方五百里以封子子墨子謂公尚過曰子觀

越王之志何若意越王將聽吾言用吾道則翟將往量腹而食度身而衣自比於羣臣奚能以封為哉抑越不聽吾言不用吾道而我往焉則是我以義糶也鈞之糶亦於中國耳何必於越哉

耕柱

巫馬子謂子墨子曰我與子異我不能兼愛我愛鄒人於越人愛魯人於鄒人愛我鄉人於魯人愛我家人於鄉人愛我親於我家人愛我身於吾親以為近我也擊我則疾擊彼則不疾於我我何故疾者之不拂而不疾者之拂故有我有殺彼

以我無殺我以利子墨子曰子之義將匿邪意將以告人乎巫馬子曰我何故匿我義吾將以告人子墨子曰然則一人說子一人欲殺子以利己十人說子十人欲殺子以利己天下說子天下欲殺子以利己一人不說子一人欲殺子以子為施不祥言者也十人不說子十人欲殺子以子為施不祥言者也天下不說子天下欲殺子以子為施不祥言者也說子亦欲殺子不說子亦欲殺子是所謂經者口也殺常之身者也子墨子曰子

之言惡利也若無所利而不言是蕩口也

貴義子墨子曰萬事莫貴於義今謂人曰予子冠履而斷子之手足子為之乎必不為何故則冠履不若手足之貴也又曰予子天下而殺子之身子為之乎必不為何故則天下不若身之貴也爭一言以相殺是貴義於其身也故曰萬事莫貴於義也子墨子自魯齊即過故人謂子墨子曰今天下莫為義子獨自苦而為義子不若已子墨子曰今有人於此有子十人一人耕而九人處則耕者不

可以不益急矣何故則食者衆而耕者寡也今天下莫為義則子如勸我者也何故止我　子墨子曰今士之用身不若商人之用一布之愼也商人用一布布不敢繼苟而讎焉必擇良者今士之用身則不然意之所欲則為之厚者入刑罰薄者被毀醜則士之用身不若商人之用一布之愼也　子墨子南遊使衛關中載書甚多弦唐子見而怪之曰吾夫子教公尚過曰揣曲直而已今夫子載書甚多何有也子墨子曰昔者周公旦朝

讀書百篇夕見七十士故周公旦佐相天子其修至於今翟上無君上之事下無耕農之難吾安敢廢此翟聞之同歸之物信有誤者然而民聽不均是以書多也今若過之心者數逆於精微同歸之物既已知其要矣是以不教以書也而子何怪焉

公孟公孟子謂子墨子曰君子共已以待問焉則言不問焉則止譬若鍾然扣則鳴不扣則不鳴子墨子曰是言有三物焉子乃今知其一身也又未知其所謂也若大人行淫暴於國家進而

諫則謂之不遜因左右而獻諫則謂之言議此君子之所疑惑也若大人為政將因於國家之難譬若機之將發也然君子之必以諫然而大人之利若此者雖不扣必鳴者也若大人舉不義之異行雖得大巧之經可行於軍旅之事欲攻伐無罪之國有之也君得之則必用之矣以廣辟土地著稅偽材出必見辱所攻者不利而攻者亦不利是兩不利也若此者雖不扣必鳴者也且子曰君子共已待問焉則言不問焉則止譬若鐘然扣

則鳴不扣則不鳴今未有扣子而言是子之謂不扣而
鳴邪是子之所謂非君子邪
說苑禽滑釐問於墨子曰錦繡絺紵將安用之墨子曰
惡是非吾用務也古有無文者得之矣夏禹是也卑小
宮室損薄飲食土階三等衣裳細布當此之時黻無所
用而務在於完堅殷之盤庚大其先王之室而改遷於
殷茅茨不翦采椽不斵以變天下之視當此之時文采
之帛將安所施夫品庶非有心也以人主為心苟上不

為下惡用之二王者以化身先於天下故化隆於其時成名於今世也且夫錦繡絺紵亂君之所造也其本皆興於齊景公喜奢而忘儉幸有晏子以儉鐫之然猶幾不能勝夫奢安可窮哉紂為鹿臺糟邱酒池肉林宮墻文畫雕琢刻鏤錦繡被堂金玉珍瑋婦女優倡鐘鼓管絃流漫不禁而天下愈竭故卒身死國亡為天下戮非惟錦繡絺紵之用也今當凶年有欲予子隨侯之珠者不得賣也珍寶而以為飾又欲予子一鍾粟者得珠者

不得粟得粟者不得珠子將何擇禽滑釐曰吾取粟耳可以救窮墨子曰誠然則惡在事夫奢也長無用好末淫非聖人之所急也故食必常飽然後求美衣必常煖然後求麗居必常安然後求樂為可長行可久先質而後文此聖人之務禽滑釐曰善

莊子鄭人緩也呻吟裘氏之地祇三年而緩為儒河潤九里澤及三族使其弟墨儒墨相與辯其父助翟十年而緩自殺其父夢之曰使而子為墨者予也闔胡嘗視

其良既為秋栢之實矣夫造物者之報人也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彼故使彼夫人以己為有以異於人以賤其親齊人之井飲者相捽也故曰今之世皆緩也自是有徳者以不知也而況有道者乎古者謂之遁天之刑

淮南子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還踵化之所致也　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以為其禮煩擾而不說厚葬靡財而貧民服傷生而害事

故背周道而用夏政　周室衰而王道廢儒墨乃始列道而議分徒而訟也呂氏春秋墨子見荆王錦衣吹笙因也尸子繞梁之鳴許史鼓之非不樂也墨子以為傷義是弗聽也　新語墨子皇皇席不及煖○按鄒陽書云邑號朝歌而墨子迴車顔氏家訓云顔子不舍未知孰是已上墨翟

呂氏春秋墨者鉅子孟勝善荆之陽城君陽城君令守於國毀璜以為符約曰符合聽之荆王薨羣臣攻吳起兵於喪所陽城君與焉荆罪之陽城君走荆收其國孟勝曰受人之國與之有符今不見符而力不能禁不能

死不可其弟子徐弱諫孟勝曰死而有益陽城君死之
可矣無益也而絶墨者於世不可孟勝曰不然吾於陽
城君也非師則友也非友則臣也不死自今以來求嚴
師必不於墨者矣求賢友必不於墨者矣求良臣必不
於墨者矣死之所以行墨者之義而繼其業者也我將
屬鉅子於宋之田襄子田襄子賢者也何患墨者之絶
世也徐弱曰若夫子之言弱請先死以除路還歿頭前
於孟勝因使二人傳鉅子於田襄子孟勝死弟子死之

者百八十三人以致令於田襄子欲反死孟勝於荆田襄子止之曰孟子已傳鉅子於我矣當聽遂反死之墨者以為不聽鉅子不察嚴法厚賞不足以致此今世之言治多以嚴罰厚賞此上世之若客也　墨者有鉅子腹䵍居秦其子殺人秦惠王曰先生之年長矣非有他子也寡人已令吏弗誅矣先生之以此聽寡人也腹䵍對曰墨者之法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此所以禁殺傷人也夫禁殺傷人者天下之大義也王雖為之賜而令

吏弗誅腹䵍不可其不行墨者之法不許惠王而遂殺之子人之所私也忍所私以行大義鉅子可謂公矣

淮南子墨者有田鳩者欲見秦惠王約車申轅留於秦周年不得見客有言之楚王者往見楚王楚王甚說之予以節使於秦至因見予之將軍之節惠王見而說之出舍喟然而歎告從者曰吾留秦三年不得見不識道之可以從楚也物故有近之而遠遠之而近者故大人之行不掩以繩至所極而已矣此所謂筦子梟飛而維

纚者澧水之深千仞而不受塵垢投金鐵鍼焉則形見於外非不深且清也魚鼈龍蛇莫之肯歸也是故石上不生五穀禿山不遊麋鹿無所陰蔽隱也　昔者謝子見於秦惠王惠王說之以問唐姑梁唐姑梁曰謝子東山辯士固權說以取少主惠王藏怒而待之後日復見逆而弗聽也非其說異也所以聽者易夫以徵為羽非絃之罪以甘為苦非味之過楚人有烹猴而召其鄰人以為狗羮也而甘之後聞其猴也據地而吐之盡瀉其

食此未始知味者也邯鄲人有出新曲者託之李奇諸人皆爭學之後知其非也而皆棄其曲此未始知音者也鄙人有得玉璞者喜其狀以為寶而藏之以示人人以為石也因而棄之此未始知玉者也故有符於中則貴是而同今古無以聽其說則所從來者遠而貴之耳此和氏之所以泣血於荊山之下今劒或絶側羸文齧缺卷鋌而稱以頃襄之劒則貴人爭帶之琴或撥刺枉橈闊解漏越而稱以楚莊之琴則室爭鼓之苗山之鋌

羊頭之銷雖水斷龍舟陸剸兕甲莫之服帶山桐之琴

澗梓之腹雖鳴廉修營唐牙莫之鼓也通人則不然服

劒者期於銛利而不期於墨陽莫邪乘馬者期於千里

而不期於騂驪綠耳鼓琴者期於鳴廉修營而不期於

濫脇號鐘誦詩書者期於通道畧物而不期於洪範商

頌也呂氏春秋東方之墨者謝子將西見秦惠王惠王

問秦之墨者唐姑果唐姑果恐王之親謝子賢於

己也對曰謝子東方之辯士也其為人甚險將奮於說

以取少主也王因藏怒以待之謝子至說王王弗聽謝

子不說逆辭而行凡聽言以求善也所言苟善雖奮於

取少主何損所言不善雖不奮於取少主何益不以善

為之慈而徒以取少主為之悖惠王失所以為聽矣用志若是見客雖勞耳目雖弊猶不得所謂也此史定所以得行其邪也此史定所以得飾鬼以人罪殺不辜羣臣擾亂國幾大危也○史定事不見於他書

韓非子楚王謂田鳩曰墨子者顯學也其身體則可其言多而不辯何也曰昔秦伯嫁其女於晉公子令晉為之飾裝從衣文之媵七十人至晉晉人愛其妾而賤公女此可謂善嫁妾而未可謂善嫁女也楚人有賣其珠於鄭者為木蘭之櫃薰桂椒之櫝綴以珠玉飾以玫瑰輯以羽翠鄭人買其櫝而還其珠此可謂善賣櫝矣未

可謂善鬻珠也今世之談也皆道辯說文辭之言人主
覽其文而忘其用墨子之說傳先王之道論聖人之言
以宣告人若辯其辭則恐人懐其文忘其直以文害用
也此與楚人鬻珠秦伯嫁女同類故其言多不辯　徐
渠問田鳩曰臣聞智士不襲下而遇君聖人不見功而
接上今陽城義渠明將也而措於毛伯公孫亶回聖相
也而關於州部何哉田鳩曰此無他故異物主有度上
有術之故也且足下獨不聞楚將宋觚而失其政魏相

馮離而忘其國二君者驅於聲詞眩乎辯說不試於毛伯不闗乎州部故有失政忘國之患由是觀之夫無毛伯之試州部之闗豈明主之備哉。田鳩蓋即田俅子胡非子胡非子修墨以教有屈將子好勇聞墨者非闘帶劒危冠往見胡非子而問之曰將聞先生非闘而將好勇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胡非子曰吾聞勇有五等夫負長劒赴榛薄折兕豹搏熊羆此獵徒之勇也負長劒赴深淵斬蛟龍搏黿鼉此漁人之勇也登高涉危鵠立四顧顔色不變此陶匠之勇也剽必剌視必殺此五刑之勇也齊桓公以魯為南境魯公憂之三日不食曹沫請擊頸以血濺桓公公懼不知所措管仲乃勸與之盟曹沫匹夫之士布衣柔履之人一怒屈萬乘之師有千乘之國此君子之勇也五勇不同公子將何處屈將說稱善乃辭長劒釋

危冠而請為弟子焉〇說苑林既語略同　隨巢子執無鬼者曰越蘭問隨巢曰鬼神之智何如曰聖也越蘭曰治亂由人何謂鬼神邪隨巢子曰聖人生於天下未有所資鬼神為四時八節以化育之乘雲雨潤澤以繁長之皆鬼神所能也豈不謂賢於聖人　有疎而無絶有後而無遺大聖之行兼愛萬民疎而不絶賢者欣之不肖則憐之賢而不欣是賤德也不肖不憐是忍人也

論衡儒家之徒董無心墨家之役纏子相見講道纏子稱墨家佑鬼神是引秦穆公有明德上帝賜之九十年董子難以堯舜不賜年桀紂不夭死　纏子纏子修墨子之業以教於世儒有董無心者其言修而謬其行言謬則難通行庸則無主欲事纏子纏子曰文言華世不中利民傾危繳繞之

辭並不為墨子所修勸善兼愛子重之董無心曰離婁之目察秋毫之末於百步之外可謂明矣　董子曰信鬼神何異以踵解結終無益也纏子不能應　漢書墨家田俅子三篇　隨巢子六篇　胡非子三篇　我子一篇　儒家董子一篇名無心難墨子巳上墨者並附

繹史卷一百三下